

斧聲集

另 境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售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斧聲集

另境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售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實價四角五分

斧聲集

另種

版權
所有

泰山出版社
出版者

新生命印刷公司
印刷者

上海東嘉興路六六一號一

總經理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另種
近作

中國小說史料
五卅運動史料
中國文網史

中華書局發行
排印
編作

實價六角
約七十餘萬字
三十餘萬字

序

斧聲集是一冊名副其實的雜文集。你只要看牠的目錄，就知道裏頭有雜感，有雜考，有游記，有回憶錄，雖然只是薄薄的一冊，內中文章的種類却實在不少。

作者近年來很刻苦寫文章，斧聲集似乎就是這幾年的收穫之一。看完了全書以後，說句老實話，我覺得作者所寫議論文，病在分析的未盡深刻；而回憶文則病在缺少噴薄的情緒。

然而回憶文中如「阿鼻生活種種記」及「嶺南春」是值得一讀的。前者雖然寫得不很細膩，可是在中國的特種文獻的「監獄生活」記錄中至少也添上一頁，而後者呢，則因為是寫「北伐」前夜的廣州，其中的幾個人物於我特別覺

得親切，並且這一類的回憶文字在目前文壇上似乎太少。

可惜的是「嶺南春」只寫到二三人物的側影，（並且也只限於私生活），尙未能描畫出那一時期的全般「空氣」。這或許是由於囿於見聞，但最大原因恐怕是作者還沒有練就一付處置這樣的題材的手腕。

我知道作者在「北伐」時期曾經隨軍出發，直到武漢，後來又曾經在「湘軍」中幹所謂「賣膏藥的」的工作，隨軍進至於「會師鄭州」；他的回憶材料是豐富的，倘使能把手腕練得更好些，將那一時期的經過很細膩地寫出來，那或者比這斧聲集更加可觀而且有意義罷？

茅盾 八月二十二日

前記

自從一九三三年由北方回到上海來以後，因為生活的逼迫，就開始向本埠報紙雜誌上投些短稿，但範圍甚狹，報紙僅只『自由談』一家。那時正當小品鼎盛之秋，專談小品而成爲『家』的着實不少，我既不懂得小品的『理論』，要模仿也一定不會像樣，因此只好任性爲之，文雖短小，實不成其爲『品』的。這類東西大約倒合『自由談』的脾胃，也常給登載出來，但終覺陳義膚淺，品式也不足爲訓，目的僅在果腹，間或也附帶快快心胸而已。

去年冬，『自由談』停止，我的短文生活跟着也告了段落，那時手頭正在做些旁的事情，所以雖然別處來約，也決定不再投稿。現在回憶起寫短文時的情境，倒着實可作紀念：大致因自己資質愚魯，有時一篇千餘字的短文，

要花上一整晚的時間，而且寫完後一看，總覺得勉勉強強，不敢就拿出去見人，於是改之又改，弄得頭昏腦脹，此時孤燈一盞，萬籟俱寂，百感千愁，叢集心頭，但我爲着不讓這種感傷氣氛在文章上流露出萬分之一來，所以只好強自振作，等到睡上棉床，腦筋還在隱隱作痛，彷彿一把利斧在斲伐着我的神經樹的樣子。所以老實說一句，我的文字決不是像『文豪』們所說『靈感的流露』，不，我的文字都是『強作』，都是『知的』『強作』，我爲着一個目的——但並不就是糧食——我是應該如此這般寫下來給讀者的。

這集子裏的文字並不都是『自由談』上發表的，即『自由談』上發表的也要比這多一些，可是，因爲時境的變遷，有些篇已成爲無意義，凡此都給刪去了。另外加入了一些在別的雜誌上用各種筆名發表的，內容雖不相稱，但爲湊篇幅，也只好讓牠成爲雜貨鋪的樣子了。

末了一篇『蔡顯的閒閒錄案』却是今春寫的，這是我寫『中國文網史』的

一節試作，寫好後偏覓國內，也沒有合適發表類此文字的雜誌，因此爽性把它作爲附錄編了進去，以後若全篇不寫，這也就算是一個紀念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記於上海

目 錄

茅盾序

前 記

目前主義

睡 藥

時代的『特寫』

中間層的悲哀

談 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七	五	三	一

零感：：：：：：：：：：：：：：：一二

說命：：：：：：：：：：：：：：：一四

林冲的投名狀：：：：：：：：：：：：：：：一七

別士：：：：：：：：：：：：：：：二〇

悟：：：：：：：：：：：：：：：二三

並非『文人相輕』：：：：：：：：：：：：：：：二四

遊記種種：：：：：：：：：：：：：：：二七

沒有態度的文章：：：：：：：：：：：：：：：三一

評書與評人：：：：：：：：：：：：：：：三三

【備考】論『評書與評人』（雋）

人品與文品：：：：：：：：：：：：：：：三八

多和少：：：：：：：：：：：：：：：四二

晚山	佛國初旅	嶺南春	阿鼻生活種種記	驢子的朋友	鄉村的夜	談我的忌食	爐邊偶感	清代的小說禁黜	交館史話二	交館史話一
：：：：：：：：：：：：：：：：：：：：	：：：：：：：：：：：：：：：：：：：：	：：：：：：：：：：：：：：：：：：：：	：：：：：：：：：：：：：：：：：：：：	：：：：：：：：：：：：：：：：：：：：	：：：：：：：：：：：：：：：：：：：：	：：：：：：：：：：：：：：：：：：：：	：：：：：：：：：：：：：：：：：：：：	：：：：：：：：：：：：：：：：：：：：	：：：：：：：：：：：：：：：：：：：：	：：：：：：：：：：：：：：：：：：：：
一二七	一〇九	九三	七七	六八	六六	六〇	五七	五四	四九	四五

目前主義

目前主義是以眼前的滿足或勝利爲目的的目前中心主義。無論表現於個人生活的態度上，或政治集團的策略上，其出發點都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哲學根據是個人主義，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目前主義也特別發達。

中國現下的政治根本走在目前主義的軌道上，且不說牠。個人生活態度上的目前主義又可分爲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消極的目前主義是『得過且過主義』，是惰性的表現；積極的目前主義是『唯利是趨主義』，是唯我的表現。兩者表現的手段雖不同，其出發點則一。

年青求學時代，其生活的態度類多趨於理想，除非是認識的盲目，很少會成爲早熟的目前主義者；等到直接滾入了社會中，受社會的種種磨鍊和感

染，其生活態度和人生觀漸漸確定，這裏就分出兩條路來了：一者是受社會的同化作用投降了，成爲目前主義者，一者是認識了社會歷史的動向，成爲理想主義者。

『一切革命者都是理想主義者』，但一切理想主義者不都是革命者，然而也祇有革命者纔是真實的理想主義者，因爲他不但對未來有正確的透視，而且把個人的前途交付給歷史的前途了。嚴格地說，除了這部分完全犧牲個人利益的人以外，其餘的或隱或現的都只是目前主義者而已。

目前主義者定然是近視主義者，而現在的社會經濟組織恰近視得厲害，生活於這社會裏的人們，受其文化教育的薰陶，引你走向目前主義的路上，使你失了透視的能力，做牠忠實的擁護者；換言之，等你或隱或現成爲目前主義者的時候，你已是牠組成的基本員了。

要克服這目前主義的生活方法和態度是很困難的，但你倘不願自甘沒落

的話，多少總要和這目前主義戰鬥。當然這戰鬥也是很艱苦的，因為環繞你的社會正向你舉着各種目前主義的誘惑的魔掌，大部分的智識份子都徘徊在『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的黃河界上，他們究竟還不願赤裸裸地說不要甚麼理想，然而兩者究屬不能兼得啊！

送葬目前主義的人生觀實在是極不容易的事。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

睡藥

郎損先生在自由談上論說現代青年如何迷惘于社會歷史的變幻，引起曹聚仁先生接着就寫了一篇『我的迷惘』。曹先生以李迫大夢為例，李迫沉睡二十年醒來，雖然人世俱非，自己成了畸零的人，但他的專制兇悍的老婆已

經死了；而曹先生呢，『在五四運動那時吃了睡藥，在半迷朦的狀態中過了十年，而今忽然驚醒的。』自己成了非常畸零的人，但他的專制兇悍使人心悸的『老婆』並沒有死，因此曹先生想再吃一點睡藥，再沉睡他一二十年。

很好，睡藥到是現存的，不過希望曹先生慢一點吞下去，等我一步，在下也是很想吞睡藥的人呀！

大約想要吞睡藥的還不只曹先生和我兩個呢，

吞睡藥不會有甚麼難處，我們很可以『管他娘』地沉睡一二十年，不過，倘使一二十年後醒過來的時候，那位專制兇悍的『老婆』仍舊沒死的話，曹先生是否預定再吞一次呢？曹先生如果算得定那時『老婆』必然已經死去，那麼曹先生，我們來吧。

再則，我還有一點過慮。我們不能沒有『老婆』，而且我們是講自由戀愛的。即使那兇悍專制的『老婆』在我們沉睡期間死去了，但等我們醒來糾

，新『老婆』又早已給人代定好了，那又怎樣呢？那時我們還是承認好呢還
不承認？

我怕那時曹先生又要覺得迷惘了，又要兢兢于反對新『老婆』了！

所以問題不在吞睡藥，而在想法子立刻離去現在這位專制兇悍的老婆，
另覓美滿的愛侶。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時代的特寫

在電影裏有所謂『特寫』（Close up），就是將某一細小部份特別地擴大，
或將某一過程變更了時間性，前者如將一雙淚眼擴大到整幅銀幕，後者如
將雨點弄得異常緩慢地落到荷葉上面。要講道理是講不通的，天下決沒有如
此其大的眼睛，如此其慢的雨點，這幾乎是再荒唐沒有的事，但在觀眾當時